

搜書後記



謝其章 著

岳麓書社

和甫吾弟者覽前月初接到書

因前信未報日故不回

續因考試忙迫且兩地均屬平安遂致遲

昨日又接初七日

一信知家中大小俱好旅思稍慰云掃墓一節兄亦宜到

今年節氣稍遲不妨滋緩且兄此次出未實居舍小事而

其大務遠比之意不然以家中之景况言之弟雖出未越

耗資資斧疲大精力况有大財可受功名可取二何樂為之

生落拓事業未成且年以虛

父母泉下之靈下等以謀妻子一家之養如此踉跄過去想不免卸馬

搜书后记

谢其章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搜书后记/谢其章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9

ISBN 978-7-80761-230-8

I. 搜... II. 谢..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9547 号

搜书后记

作 者:谢其章

责任编辑:杨云辉

封面设计:杨小洲 李 哲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375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6,000

ISBN 978-7-80761-230-8/I·872

定价:28.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小言：买书依旧多过读书

《搜书记》出版之后，一时颇得读者议论，香港凤凰电视台《开卷八分钟》栏目，为这书做了一期节目，题曰《买书多过读书的书痴》，主持人梁文道，出过《梁文道书话》。“买书多过读书”是我的检讨，是我想着纠偏的一个倾向，不想被拿来做了话题，我的另一句话“买书到此为止，读书从此开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买书，可以量化的，买了一本就是——一本，买了一百本就是——一百本；读书，要量化，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怎么给“我这个月读了二十本书”出个论证，怎样才算读了一本书——譬如“我读过《资本论》”——就很可疑，而“我买了新版的《资本论》”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么？

有朋友夸奖《搜书记》写得好，我跟他解释，不是写得好，如果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只是罗列搜书的流水账，那会很乏味，搜书的单篇文章多了去了，可是整本书都写搜书之事，还真是只有拙书一本，或说占了先手。记日记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近现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后来的研究者欲研究他们，日记是最好的利器，如果鲁迅不记日记，鲁迅研究遇到的困难不知比现在困难多少。周作人日记只公开到1934年，这对于记了六十八年日记的周作人来说，缺失太

多,虽然书信亦重要,终归差日记一等。小百姓记日记不为千秋伟业,亦不图留名万世,无宠不惊过一生,记的就算全是开门七件事,亦不为错。日记当时看起来很平常,日记的不平常是要隔了十年二十年才显现出来。我最近在抄四十年前的插队日记,陆续发表了一些,边抄边感叹岁月如流,人生真是渺小不堪,没有什么是大不了的。收藏家马未都,我跟他做过一期电视节目,他是很佩服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前两天接到马未都电话,颇感突然,他现在太红了太忙了,马先生说在杂志上看到了我的插队日记想起打个电话。我在这本杂志上写过不少谈收藏的文章,本来这该是我们的共同话题,却不是。

又是几年过去,有朋友撺掇该续搜书记了。人是知道“见好就收”道理的,事到临头却把持不住,就续了,名字称《搜书后记》,不用“二记”“续记”之类,是真的到这本为止了,“后”的后面没有《搜书后后记》也。这几年的搜书,兴致未减,方式有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东跑西颠了,几乎只剩下在网上搜书一条路了,这和以往淘书岁月中所发生的各种乐趣相比,差了许多,旧书业已然日薄西山,以后即使有心写搜书记,那个“搜”字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味了,也好,——正好可以:买书到此为止,读书从此开始。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于老虎尾巴

※编者按:本书系日记体,作者文中的数目字用法比较随意,因此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基本保持原貌,未按常规统一。

目 录

二〇〇五年 001

包书心得谈；文化给娱乐让版面；蠹鱼沉浮录；封面尽可作秀，做人不秀为好；张枫赠书《玉梨魂》；盗图不用通知作者；二十年来旧书价；“巨富之屋，鬼窥其财”；莫志恒全家福；《艺林丛录》争夺记；球史最佳球；《唐弢藏书》如何评介；闲说影印本；偶得老电影说明书；39元挂号寄出漫画书稿；两连胜得《秧歌》初版本；书欲静而风不止；给的哥讲旧书收藏很搞笑；祝希娟题词照；琉璃厂的小锅贴店；十天书市花费三千；《梦影集》出版；陆宅看书；《蠹鱼重温录》惨遭退货，“李琳竟是孙维世”；石家庄《旧书交流报》一日游；还《大美画报》之愿；闲游八道湾十一号；记者哪懂《电通》画报的历史含义；登天安门城楼；止庵邀加盟“书虫丛书”；《蠹鱼集》终遭退货；《藏书报》访谈；访范用送《梦影集》；李君维谈老电影；《张爱玲资料大合集》落掌；横二条得《宇宙风》尾期；父亲与《联合画报》；孟子还是虱子；徐峙立为搜书记来；周作人一张惨照；购藏首尾相连之《大众画报》；拙书不值得划重点线；方保罗才是电影资料收藏大家；老马去世年仅54岁；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光临寒舍；《按院胡同挽歌》；新加坡电台李主播；书名无论如何不能用“杂谈”；初学电脑打字；十五年轮回《侦探世界》；《经典》刊出《越陈越美丽的老杂志》；一见如故陈子善；《万象》复制设想；《江南小镇》的启发；与徐止访李老宅；《搜书记》底稿上了22路；《爱书客》多好的期刊名字；民间读书刊物开大会；文案利器扫描仪；办刊之心天亡；电脑打出第一信；与韦力访止庵书房；吴祖光藏书《日记九种》毛边本；《猎书小记》终入手；李老评《创刊号剪影》；电脑打毕《杂志》目录23553字；收《终刊号丛话》清样；《大公报》评《梦影集》；《新京报》记者拍

书房风景；横二条买《越风》大全套；《光影百年》上了《新闻联播》；年末布衣书友聚餐东北小土豆。

二〇〇六年 078

《八十七神仙卷》拍卖；北平藏书家何挹彭谈藏书；《新京报》称呼“新鸳鸯蝴蝶派”；负此才华负此身；《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大盗私家图片；《终刊号丛话》三校稿；一碗霉干菜烧肉与一位老中华书局人；返城三十年；报国寺得《小扬州志》；得全份原版《逸经》；雪中遛厂肆；三月春寒寒彻骨；收《终刊号丛书》样书；收《搜书记》校样；谢安先生刻印；书市第一天；朝阳图书馆开会；西三条丁香飘香；留旧东西不是好习惯；《大成》《大华》《大人》三大皆备；鲁迅藏书《淮南旧注校理》我友收藏；得赠黄裳签名本《珠还记幸》；《谈风》装订小记；遗产书店开会；《漫画漫话》书稿退还；杨良志不知文载道；郊区农家小院看揭幕战；《雪风》收齐；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魏染胡同陆方忆旧；地震中写稿；得《这是一个漫画时代》；三联书店查进销存；《搜书记》样书来；四十年后小学同学再聚会；《中国收藏》杂志开会；小学毕业照珍贵无比；再访范用书房；《漫画漫话》另觅东家；止庵云“高者近儒，低者近丐”；黄永年回送《学苑零拾》；香港旧书展邀请；《搜书记》二印三千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好，台湾》；姚桐倩批评老一套；收《漫画漫话》一校稿；长安街边跌狼跤；深圳书城邀请函；和先生“拔一毛而利天下”；收《漫画漫话》二校稿；初见朱金顺；鲁迅博物馆开会；启功劝说“读日无多慎买书”；《藏书家》复刊；夜食大闸蟹；止庵周海婴网络谈鲁迅；《漫画漫话》新设计封面；胡同赠书《三言两语》；《周作人散文抄》系周自编；《漫画漫话》出书；《说说漫话那点事儿》网络面对面；首届“蠹鱼会”隆重召开。

二〇〇七年 149

元旦三天病里过；我写黄萍荪该负什么责任；父亲想见谷林；送范用

《漫画漫话》；只想见王朔一个；只有上海拿得出；星星星星我是大地；海内孤本《宇宙风》；《国宝赴美展览日记》有意思；邵洵美之女；插友吴去世；雨中拾桔；《白用，门也没用，别拿世界吓唬我》；张次溪旧藏《世界画报·三一八惨案特刊》；王朔说话这个味；庞中华《钢笔书影》；《与崔永元面对面》；最后一次在家采访；《近思鲁迅》出版；孔网惊现《域外小说集》；护封也有假；《吹吧，北京》；我没能帮成96岁老人；《智取犬吠》；喜得旧杂志22册；电脑手机追星害了这一代；再错失《作家》鲁迅逝世悼念号；《张中行纪念集》发布会；与徐止访方宅；赴潘市第一回有专车；苏州书友预约奥运足球决赛票；访吴前书房；与陈念方晓采访方继孝；王良模来访；为《紫罗兰》拼上一千；杨小洲自长沙打电话问专号；香港《文学研究》；“落石者人亦落其石”；《深圳晚报》采访谈《读书》换帅；游园与掌故；圆梦《大戏考》；“风入松”书店之荒败；《杨振宁也吃饭》点击率一日两万殊可笑；《木工与涵养》；《桥隆飙》是禁书；《牛骨集》误排《牛排骨》；凤凰卫视梁文道八分钟说《搜书记》；初版《新儿女英雄传》终落掌；特印本《苦竹杂记》；开写十七年经典小说；得《独立漫画》8本；《只向报国寺里寻》；明星们上窜下跳；私家复制的影刊漫刊不成；与北京电视台刘先生聊北京的吃；《二〇〇七年我读的书》。

二〇〇八年 219

得刘云若《歌舞江山》；《世界》幸而未得；婉拒上海电视台；《春节访古录》；《熊希龄传》细节不细；得《艺苑朝华》两册；第二次见谷林老人；潘家园市场开会；胡适住过陟山门；合众书局取《黄包车》；赛珍珠《大地》；与止庵访八道湾十一号；一笔不苟的旧笔记本；与止庵访李君维老；《火与肉》买得贵但是赵荫堂旧藏；在鲁博听报告；金文男送《金性尧纪念集》；《中华读书报》开会；《开卷》一百期开会；吕恩回邮照片收到；《电影月报》果然寄错；与汪子美女儿聊；“我是马未都”；不知大病将至；《一个农民，说明了五千年文明》；插队四十年；好笔头不如好记性；《书蠹艳异

录》起航；《藏库》约稿；还乡路远一票难求；几回回梦里回库仑；插队日记感动马征；单向街沙龙搅局；浒记面馆夜宴陈子善；别矣，海淀旧书一条街；马来西亚赖先生很懂电影史；德宝拍卖完璧《作家》；参观乾先生藏杂志；三联书店喝咖啡；《读库》老六电话定十七年稿；见库仑老乡；得《鱼》；收止庵《周作人传》；一年容易又秋风。

后记 290

015 争刀
016 争刀
017 争刀
018 争刀
019 争刀
020 争刀
021 争刀
022 争刀
023 争刀
024 争刀
025 争刀
026 争刀
027 争刀
028 争刀
029 争刀
030 争刀
031 争刀
032 争刀
033 争刀
034 争刀
035 争刀
036 争刀
037 争刀
038 争刀
039 争刀
040 争刀
041 争刀
042 争刀
043 争刀
044 争刀
045 争刀
046 争刀
047 争刀
048 争刀
049 争刀
050 争刀
051 争刀
052 争刀
053 争刀
054 争刀
055 争刀
056 争刀
057 争刀
058 争刀
059 争刀
060 争刀
061 争刀
062 争刀
063 争刀
064 争刀
065 争刀
066 争刀
067 争刀
068 争刀
069 争刀
070 争刀
071 争刀
072 争刀
073 争刀
074 争刀
075 争刀
076 争刀
077 争刀
078 争刀
079 争刀
080 争刀
081 争刀
082 争刀
083 争刀
084 争刀
085 争刀
086 争刀
087 争刀
088 争刀
089 争刀
090 争刀
091 争刀
092 争刀
093 争刀
094 争刀
095 争刀
096 争刀
097 争刀
098 争刀
099 争刀
100 争刀

二〇〇五年

一月一日 星期六

收一堆寄来的书,太过冲动,买得一般化,今后千万慎之,二〇〇五年务必斩断魔手,以后书资之来源绝无轻而易举之理。

曾诚将拉下的校样寄来,让我找到了不能借出扫描之借口。

[补注]

《梦影集》校样寄来时拉了一部分,以前我对曾诚(此书责编)说,藏刊不可你们拿走拍照扫描,万一丢失或损破怎么办,寄个校样还会出错,凡事都打不了保票的,对于可能出现的无法弥补的过失,我一贯的态度即是这样。

一月二日 星期日

上午起迟。一天忙图片事。中午黎送来《青鹤》影本两大箱,倍沉,得此并不兴奋也,做工粗糙。

吴,赵,柯均有电话来,柯昨一人去潘市,无得而返。

一月三日 星期一

一天赶完两稿,一漫画稿,一评丛刊稿。《半农杂文二集》寄来,包装极草率,仅一层外纸,险些漏出。



书友送的书《玉梨魂》(徐枕亚著)

【补注】

自从多自网络淘书以来,书的邮寄和包装问题就成为“久议未决”的老大难。对于那些对书品不太讲究的人来说,书只要没寄丢,只要不影响看,其他均可忽略不计,可是像我这类对书的状况很计较的人来说,书在邮寄过程中因邮政的“野蛮装卸”或卖家的“包装不得法”而受损,实在不能容忍。邮政之野蛮似无药可医,只有我们在包装上动脑筋一条路,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包书过去用绳子,现在用胶带,胶带比之绳子更有效(可能的缺陷就是胶带不环保),包装材料的进步,使图书在邮寄过程中“散”的可能性大为减少,除非像我日记中的这位老兄连一条胶条也要省。“牢不可破”解决之后,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书友都忽略了包书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怎样防摔防磕。

我们想象一下一包书在邮寄过程的“遭罪”之旅——邮局收书后时的随手一扔——邮局把书装进邮政专用大口袋时的挤压——大口袋扔上邮政运输车——运输车卸下——到达分拣处打开口袋——分拣——再装袋——再扔上车——再扔上火车或飞机或船——再卸——再到分拣处——再给邮递员。这十几个环节我们能目睹的大多是前三个和最后一个。能经过这么多环节的考验,真的不容易,你能指望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像拿鸡蛋似的轻拿轻放么?

有的书友包书包得很方正很美观,他很享受这一过程,据说鲁迅寄书时也



1948年出版《满宫残照记》

包得极讲究。这么做没错,要是再考虑一下防摔防磕就完美了,这“两防”要增加成本(邮费)的。我的经验是第一层用封口袋,第二层用报纸,第三层用比书大的硬纸板两面或四面夹包(此层最要紧,防磕就靠它了),第四层用多张报纸,第五层用牛皮纸,剩下的事就听天由命了。如果寄的书较多,最好的方法是用纸箱,当然成本又加了。此外邮寄精装书、大开本的画册,想来书友各有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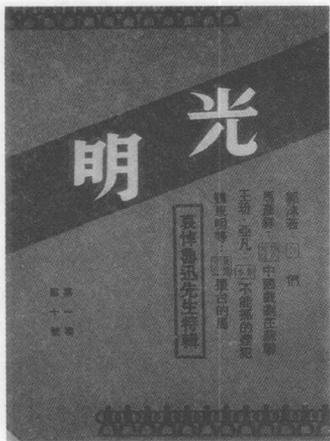
一月四日 星期二

《好文章》终于收到,邮递员称新年圣诞邮件太多,压底下了才找到。此刊内容很一般。曾诚来电,我把图片之事我的观点又说一遍,他不太坚持,周五交稿。

晚,姜寻电话,已拿到一册《封面秀》样书,挺满意。他说我图片精度不够,又说把“后记”撤下,理由是牢骚太多,谁也不感谢。书他拿给杨良志看了,杨说毛边做得不对,杨说《邓云乡讲北京》也出了。

〔补注〕

我买《好文章》时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本杂志,价钱低也能接受,到手后并



《光明》杂志“哀悼鲁迅先生特辑”

没有像以往收到旧刊物那样查查刊物背景,办刊宗旨,哪些作者,有无资料,这两本《好文章》(我先买到的是第一,二辑)实在是太平常了,登完记也就冷置了,某天电话中与止庵先生闲聊,他说到《好文章》里有周作人的文章,我怎么没注意呢,赶紧又把《好文章》重新捋了一遍,没找到周作人,有点失望,可还是启发了我一个想法,不该轻率地放松对貌不惊人的刊物的追踪。不久,追踪有了回报,我的一位上海老年书友藏有全套四期《好文章》,我们交往已五六年,他把《好文章》寄到北京,老先生对旧期刊的熟知程度及私藏之丰富我感觉就是专业人员也比不上,还有一点,他是旧期刊的同代人,刊海沉浮,亲闻亲见,许多杂志老先生当年是一本一本按期买的(或邮局订阅的),这样他对刊物的时代背景的真切了解,当然远胜我这样的隔代的“隔靴搔痒”的爱好者,老先生经常在信中批评我对某些旧刊物背景的定位和误识,除了姜德明先生,老期刊版本上对我教益最大的也就是这位老先生了。

一月五日 星期三

新年里第一个坏消息来了。上午打电话给洪蔚,她不在读书版了,给我寄报的人走了,读书版改为周末版。十二点,洪蔚又来电,说“故纸堆”甬写了。这次的改版,比之去年更彻底,还读什么书,全娱乐吧。

于小李摊见一至十之《宇宙风》，书品极好，称三千五百元有人定了。于小张摊取《新影坛》两册。昨夜查旧账，九〇年种师傅卖给我过《新影坛》，十几年中干了多少蠢事。中午与柯、吴聚成都小吃，柯付账68元。

一月十日 星期一

上午给《科学时报》打电话，杨虚杰接的，近来她很失落，觉得愧对作者，真是把事儿当事业了。又说起我写的东西总那么消沉。又与止庵通电话，他说有团结出版社一编辑一直想约我稿子。又聊到近日出版的《周作人集》，他不甚满意。

小赵来电，书稿近日寄回再校，称周继烈又添三十幅图片，估计三月出书。

[补注]

《蠹鱼集》后记的第一段话说的就是这个“估计三月出书”的事——将这些体式上不很一致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还是要提起三四年前的一件旧事。那年的秋末，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他组稿一套谈书的丛书，邀我加入，并要我再介绍一位能写旧书的朋友入伙。事情很快定了，四个人四本书，没多久，我们四个作者与出版商见了面，谈得很融洽，而且越谈越有信心，五个人吃了一顿“定稿饭”，就各忙各的去了。没多久，五个人再聚，书稿按时交到了出版商手里，我交的稿跟现在的这本出入不大，当天，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是春天播下的种子，希望秋天能收获”。春去夏来，不断有书稿进展到哪个阶段的消息——都是好消息。没多久，校样竟然寄来了——并催促尽快寄回。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书马上就要出来的方向奔跑。这以后，传过来的消息，却一次差比一次了，间隔得越久，差的程度越严重，最终泥牛入海，连书稿也一再推搪竟要不回来了，我一直是手写稿，又多不留底稿，不退还对我的伤害自是比计算机写

作的朋友来得大。此事给了我一个明白——越是言之凿凿的承诺越该多加一层疑虑。善始未善终的书稿(剩下的只是目录页连同残留的底稿),与很久挥之不去的不愉快,一同搁置下来。

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夜里上网见有《忆香慈》一书,内有熊秀琴文,我一下子反应是我幼儿园的老师,给我写评语的熊秀琴,此书一定要买到手。

收宇宙风社月书第一册《回忆鲁迅及其他》。

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上午抄稿。韦力电话,黄裳签名题字之旧书已寄回,约周六琉璃厂面交,他的新书《批校本》已出,他出差还带上《藏书之爱》。

下午四点半罗静雯来电话,明可去取书。自2004年1月28日开笔到明天,正好对头一年。

一月十四日 星期五

九点未起,《精典》陈震生来电话约稿,他原在曹鹏的《中国书画》干过,约的是书房的内容。

中午约定萧振鸣奔作家出版社。先到鲁迅书屋,他的私车是富康,其父已九十六高寿,最近住院,半个月花了五万元。很快到了作家出版社,见到姜昆正往车里钻,上回见到此笑星还是二十年前在人民医院门口,两次都是门口。在批发部等一小会儿办手续,一百本毛边的(胡同拿三十本,萧拿六十本,我留十本),四十本不毛的。样书给了二十本。批发部的小伙要了一本毛边的当下叫我签名。

回家后给罗静雯打电话谢谢,她说我高兴满意就成,又聊到庄

则栋,庄跟他很熟。她说送了某已退休之部长一本《封面秀》,部长说好,还说里面的图片他年轻时见过。

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九点入市,甚冷。于二楼接《忆香慈》。潘市的确不是买书福地了。三人会合奔琉璃厂,路上送他俩《封面秀》。到厂观拍卖样展,预定几种,保证金5000元。至泚记面馆,定包间。后吴兴文、韦力一家三口、小方、胡同来,九人共吃475元,韦力付账。席间小方主聊。韦力带来黄裳题字的两本旧书,我喜欢黄裳的字体。收《血汤》第1卷第14期。

一月十六日 星期日

未起,小赵电话,天津书欲改黑白图。现在可以预见出的成出不了?今年预算内的两本书均打了问号。小方来电话,所托拍品无一得手,无所谓,在网上买吧。《封面秀》恶心的错字仍不少,小赵告之五六处。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一 大风

上午给姜德明去电话,他告诉我《旧书报》有售旧杂志的广告。放下电话,马上给卖家打电话预订了《大风》与《光明》。

胡同,萧振鸣来电话,约本周签名。胡同的三十本毛边一售而空。中午寄陈老伯、许定铭《封面秀》,节前人多,我视寄书为畏途。晚去爸家,爸耳已背哉,人一上岁数,毛病不请自来。